

北大荒

文学研究

车红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大荒

文学研究

车红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荒文学研究/车红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161 - 9949 - 7

I. ①北… II. ①车…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09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大荒文学研究》(10BZW088)

我读《北大荒文学研究》

(代序)

车红梅教授在牡丹江师范学院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她的《北大荒知青文学：地缘文学的另一副面孔》是一部优秀的知青文学研究专著，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推动了知青文学研究。现在她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写出学术专著《北大荒文学研究》。我对北大荒文学知之甚少，读了《北大荒文学研究》，颇受启发。如书中所述，由于受对“北大荒文化”和“北大荒”域名无统一界定的影响，学界对带有北大荒地域特色的文学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对北大荒文学缺少深入系统的创作论析和理论阐释。本书作者在全面发掘、梳理、研究已有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北大荒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时代转变、审美价值做出了独到的审美论述。

谈北大荒文学，首先要对“北大荒”作出界定。作为地域概念，历史上广义的北大荒是指东北原始荒原，狭义的北大荒则是指黑龙江地区广大的未开垦的荒芜地域。今天的北大荒已经不是未开垦的荒原状态了，在这里存在着历史变迁的故事，孕育着北大荒文学。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北大荒文学，认为“北大荒文学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表现并反映开发‘北大荒’的生活和人物的文学作品”；“北大荒文学当属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即生活或曾经生活在黑龙江中上游流域的作家群，以这片土地为审美对象创作的具有独



特审美内涵的文学作品”；“凡是写出这一方人的风采心声情韵的，都是‘北大荒文学’”。而《北大荒文学研究》的作者则从广义的北大荒的历史变革的广阔视野，以北大荒独特的自然生态、风俗人情、人文精神审视北大荒文学。作者指出：“北大荒文学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精神个体性，人们称之为‘朔雪风格’即刚劲、壮美、雄浑、粗犷的风格”；“北大荒文学主要特征是地域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北大荒文学表达的是时代和社会主流话语统摄下的北大荒精神”，这种认识阐释了北大荒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对北大荒文学的整体研究是具有理论启示意义的。

《北大荒文学研究》的作者采用题材、作者双重论界定北大荒文学，在地域划分的基础上，把北大荒人写的，表现北大荒地域上人的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文学作品划为北大荒文学。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北大荒文学应以垦区文学为中心，包含整个黑龙江的乡土文学在内，是一个广义的‘北大荒派’”。

这个“北大荒派”的作家群体，在社会历史的变革制和文学流派的变动发展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根在北大荒，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历史上的流人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龙江军垦大军中的作家、来北大荒接受改造的“右派”作家、当地与外来的知青作家。他们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创作反映北大荒人的世事变迁、人事生活的作品，既延续着北大荒文化的血脉，保护着北大荒自然、人文的“蛮荒”之形神，又不失作者固有的审美情趣和创作个性。在《北大荒文学研究》里，作者从萧红的传统写起，写到韩乃寅、杨宝琛、贾宏图、张雅文、阿成、孙少山、王立纯、关恒武，写到扛鼎作家梁晓声、迟子建、张抗抗和那些政治移民、右派、复转军人、支边青年的创作，在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解析中，整体上考察、论析了北大荒文学以地域性、边缘性、复杂性的写作而存在的独异文学样态和北大荒文学形象的嬗变，展现了北大荒文学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艺术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创作流派和地域文学上分论，有京派、海派、山药蛋派、白洋淀派、陕西作家群、巴蜀作家群、黔南作家群等，都有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北大荒文学研究》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从北大荒文学的文化渊源、文化形态和审美形态，考察了北大荒文学的文化底蕴。作者缜密地论述了北大荒文学的特殊性：“北大荒文学是地域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等文化质素的重要载体，各种文化要素成为文学中的活跃成分，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荒文学为丰富中国文学版图的完整性，在地理意义上重绘中国文化地图做出了贡献。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北大荒文学作为文化边缘地带的文学，特别是长期处在弱势文化状态的边缘文化传统中，从1950年开始已经摆脱疏离主流话语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北大荒文学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为文坛提供了永远鲜活的记忆。北大荒特殊的地缘、人缘结构，铸就了北大荒文学粗犷、宁静和苍凉的底色，激发人倾听生命的天籁，在世俗的世界里保留一块心灵的栖息地。”明确指出：“北大荒文学作为地方性民风民俗、心理积淀和民族无意识等文化质素的重要载体，渗透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要素。因此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必须有北大荒文学的加入才有可能构成一幅真正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地图。”这些论述都为北大荒文学确立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

《北大荒文学研究》的作者也可以说是生于北大荒（牡丹江市）、长于北大荒，又致力于北大荒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我们期待着她以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北大荒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刘中树

目 录

绪论 北大荒文学的有关问题	1
第一章 北大荒文学形象的嬗变 21	
第一节 蛮荒：萧红传统	21
第二节 拓荒：政治移民的书写	45
第三节 家园：心灵栖息的守望	81
第二章 北大荒作家的精神立场 110	
第一节 意识形态统摄下的革命话语	110
第二节 触摸生活的脉搏	133
第三节 坚守日常生活的写作	152
第三章 北大荒作家的写作姿态 189	
第一节 北大荒情结	189
第二节 倾心尊严的书写	202
第三节 倾听“天籁”	225



第四章 文化考察	274
第一节 北大荒文学的文化渊源	274
第二节 北大荒文化形态	291
第三节 交相呼应的审美形态	326
余论 文学史视野中的北大荒叙事	362
参考文献	368
后 记	373

绪论 北大荒文学的有关问题

作为一个文学版图，北大荒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对北大荒文学的研究，无疑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研究文学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空间。

本课题拟在现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北大荒地域文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站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北大荒文学作全面整体研究，既观照到自然环境中独特的地域特征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地方文化、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等因素，又观照到北大荒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区域因素在中国 20 世纪历史中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生成的特征，挖掘其对北大荒文学形成的重要影响。“就 20 世纪地域文学而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文化性格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本区域具有象征或原型意义的颜色、声音、气味或气质，它还必然渗透着 20 世纪本身所塑造出的文化特征或精神倾向。它虽然还没有成为固态的、定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却以它的时代力量穿透文本，直接进入文学形态内部，并参与各个元素的形成。”^① 因此，对北大荒文学进行整合性、系统性和有深度的理论探讨是对其进行研究的

^① 梁鸿：《“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 20 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郑州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有效路径。

在我国，由于受“北大荒无文化”、北大荒界定的观点不一致等因素的影响，学界对带有北大荒地域特色的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使得长期以来，对北大荒文学缺少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北大荒文学研究只是被研究者零散的关注，如：1988年，杨治经等合著了《北大荒文学艺术》^①，该书以黑龙江来界定“北大荒”，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黑龙江省文学艺术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现实发展状况进行深刻剖析，对北大荒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及美学特征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这一成果被誉为黑龙江省文艺战线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文艺研究专著。1996年，佳木斯农垦总局文联的邓灿、孙勇才编了《北大荒文学艺术史》^②，该书是第一部专门的北大荒文学艺术史。另外，以黑龙江文学冠名的有2002年彭放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③，2002年冯毓云、罗振亚主编《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④，包括了杨利民、李琦、张雅文、阿成、贾宏图、杨宝琛、张抗抗、王立纯、孙少山、迟子建、梁南11位作家。2007年，鸡西大学滕宗仁教授出版《北大荒作家研究》^⑤，为进一步研究北大荒作家提供宝贵的资料。2007年，林超然出版专著《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⑥。整体上看，研究者们的“拓荒”是艰难的学术探险，其研究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择取了11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并以此对龙江文学做全方位的定点扫描。这套

① 杨治经等：《北大荒文学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邓灿、孙勇才：《北大荒文学艺术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彭放：《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冯毓云、罗振亚：《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滕宗仁：《北大荒作家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林超然：《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丛书可以看出，“论者们从每个对象的独特精神个性出发，切入其精神活动的深层规律；在简笔勾勒其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其心理结构、精神人格、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以及其作品的审美意蕴、艺术品格、特殊贡献与影响。同时根据不同文体的特质，摈弃了整齐划一的方法而各有侧重：因此每本书在理论阐释与审美判断甚至语言操作上形态迥异”。^① 丛书通过“个案”来研究区域文学，“为撰写龙江新文学史作阶段性准备”^②。但大多研究仅局限在个体与局部研究层面，或只论及单篇作品和单个作家，或只表现为现象描述，并未对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行“辩证”的探询，未能将文学书写本质看作一个当代作家的精神活动，缺乏总体性阐释和个别性差异相结合的研究。这是整体上被遮蔽的研究盲点，虽有学者对北大荒文学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做到充分的阐释和论述。专门研究北大荒文学的著作还没有出现，研究成果多为一些评论文章，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而且大多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背景下对个别作家创作的把握，目前仍没有整体上对北大荒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照，更没有对此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缺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阐释北大荒文学内涵的深层动因，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本人在完成《北大荒知青文学：地缘文学的另一副面孔》^③后，将北大荒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关注，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对其创作的地域特征、时代演变及其个性质素进行共时性的探讨，揭示其发展脉络、身份认同、价值判断、文本探索的意义。北大荒文学研究是深化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探索。

① 冯毓云、罗振亚：《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总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 同上。

③ 车红梅：《北大荒知青文学：地缘文学的另一副面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一 北大荒的界定

要界定北大荒文学，首先要对北大荒做出学理上的界定。北大荒是一个地域概念，北大荒位于中国东北部，主要地貌是大面积的平原、山地与丘陵的结合，它以美丽神奇的风景、荒蛮富饶的黑土地——“漠漠大荒，苦寒绝塞”而闻名于世。高纬度大陆季风性气候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变迁，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关于北大荒的界定问题，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

一是北大荒分狭义和广义两种：北大荒广义上是指东北原始荒原，把“大荒”一词作为某地域泛称，它的可考历史上溯到汉魏时期，“北大荒”名称起源于记载中国古代神话的《山海经》，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大荒北经”一词相关联，《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① 大荒指最荒远之地，具体指东北海之外的最荒远之地。由此可看到：一是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具体的“大荒”的概念，二是当时人们把“不咸山”和“肃慎氏之国”称为“大荒北”，三是“不咸山”和“肃慎氏之国”在“大荒”之北，是比“大荒”更为广大、边远的荒凉之地。《山海经》中关于“肃慎氏”的记载，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舜》中得到佐证。“唯禹之功为大……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②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③ 《山海经》所指明的“大荒北”方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大荒”的地理区域已有吻合的地方。《三国志·魏书·陈留王奂纪》：景

^① 王学典：《山海经》，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② 司马迁：《史记》，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4页。

^③ 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元三年（公元 262 年）“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而据《后汉书》载：肃慎先民，商、周时，居“不咸山北……东滨大海”。据考证，不咸山即今天的长白山，不咸山北即今天的老爷岭和完达山，“东滨大海”指的则是今天的日本海。而肃慎部族当时的活动地域在牡丹江流域至黑龙江下游，中心在今天牡丹江流域的宁安市一带，唐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始称渤海（公元 697 年到 926 年）。而今天黑龙江垦区的牡丹江、红兴隆、建三江三个分局就位于古肃慎部族活动的区域内^①。综上所述，从实际考察情况看，“北”指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大”指幅员辽阔，“荒”指历史上的亘古荒原，是昔日天荒、地荒、人荒的真实写照。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两千多年前，肃慎氏后裔挹娄、勿吉人告别游牧生活，在三江平原建起城邦，开始了定居生活。可见，曾经的北大荒并不是荒无人烟。有研究者认为“北大荒广义上是指东北原始荒原，随着关内移民的闯关东谋生，北大荒的荒原面积逐渐缩小，北大荒狭义上是指黑龙江”^②。随着关内移民的闯关东谋生，北大荒的荒原面积逐渐缩小，19 世纪中叶清政府对黑龙江地区开禁放荒，“北大荒”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被确立。黑龙江地区的广大尚未开垦的荒芜地域都被泛指为“北大荒”。这是狭义上的“北大荒”。

二是认为北大荒就是黑龙江。其中，姜志军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北大荒’不是特指三江平原等地域，而是代指整个黑龙江省的全部地区。因为黑龙江省较其他省份、特别是关内的省份相比，具有开发的较晚，又地处祖国北端，且有版图大，较荒凉等特点，所以人们称之为‘北大荒’。即使是‘北大荒’这一名称诞生于黑龙江省内的某一特定的局部地区，但现在它也具有了泛指黑龙江省

^① 北大荒历史 http://www.bdhbwg.com/Home/B_bl.asp。

^② 赵国春：《荒野灵音——名人在北大荒》，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0 页。



全部地域的意蕴，这正像‘黑龙江省’得名于‘黑龙江’一样，我们决不会因它的得名而将黑龙江省的领地误认为只是一条黑龙江”^①。这种观点在一些史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嫩江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解云清向中共黑嫩省委汇报土改工作的报告中称：“嫩江处于严寒的北大荒……北大荒土地多……特别是北大荒妇女少……”在这份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大荒”的概念。1947年岁末，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新黑龙江报》连续刊出《农民识字课本》，其中第一课开篇即说：“北大荒，庄稼强。雇农贫农，饿的慌。”^②由此可见，“北大荒”已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的泛称了。当时的黑龙江省还不包括今天的合江、牡丹江、嫩江和哈尔滨等广大地区，仅局限在当时的齐齐哈尔、北安、讷河、望奎、肇东、漠河等1市5专区38县的区域之内。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1958年4月12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前身——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在密山车站广场隆重召开欢迎到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开垦荒原的转业官兵大会。面对刚到密山的万余名转业官兵，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部长王震上将身着戎装代表解放军总部致欢迎词，“大家来开垦北大荒，这个任务是很艰苦的”^③。这是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把“北大荒”这一称谓用于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虎林及合江地区。1959年9月27日，毛泽东给曾在中南海工作过并已参加到十万转业官兵垦荒行列的李艾复信，请她“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④。这是第一次把“北大荒”的区域限定在黑龙江垦区范围之内。上述称谓虽然对北大荒界定不一致，但恰巧

① 姜志军：《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② 尚志发：《“北大荒”考》，《北方人》1996年第12期，第28页。

③ 李宗杰：《老兵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④ 王玉利：《毛泽东访苏归来——1950年毛泽东在黑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说明北大荒就是限定在黑龙江省范围内。北大荒包括垦区、矿区、油田、林区、城市以及组织相对松散的农村。地域研究属于文化研究范畴，包括特定空间内特定的人群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等内容，因此对地域的界定不能截然地与所在的行政区域完全区分开来，否则地域的界定也就带有模糊性。如果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北大荒的区域划分要比黑龙江的行政划分还要大。正如任何归纳总结都有疏漏一样，如果不从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的角度来界定北大荒，显然又有割裂其整体性之嫌。因此，北大荒地域划分与行政区域划分的黑龙江等同研究更具学理性。研究北大荒文化，首先应具有一个大的文化视角，这既是文化地图完整的需要，也是重绘中国文学版图的合理范式。

三是北大荒就是指黑龙江垦区，这是真正意义上狭义的“北大荒”。北以黑龙江、东以乌苏里江、东南以兴凯湖和俄罗斯为界，西同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与吉林省毗邻，即指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小兴安岭南麓地区、牡丹江平原（从完达山到兴凯湖）上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这片沉寂的荒原上蕴藏着世界上最稀有、也是最肥沃的被人称为“土中之王”的黑土地，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总面积八千多万亩。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荒原寂寥，森林莽莽，沼泽密布，野兽成群。这虽然是一片盛产粮食的沃土，但它向来以气候恶劣著称，暴虐的西伯利亚寒流长久地滞留此地，漫漫长冬占据了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更可怕的是，每年的极端最低温度可达到摄氏零下46.5度，境内的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省最北端，“兴安”在满语中为“极寒处”的意思，大、小兴安岭因此得名。发配到“北大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聂绀弩写下了《北大荒歌》，描述北大荒冷到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



头则耳断的程度。^① “大烟炮”过后，时见雏鹰跌落于林下，孤雁陈尸于河谷。北大荒春季多风沙，占全年的60%以上，夏季的大雨也是具有威胁性的因素。可见开发北大荒极具挑战性。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尤其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和20世纪60年代后五十四万城市知识青年的加入，北大荒掀开了开发建设的历史。此后又由于话剧、电影《北大荒人》在全国的播映，北大荒也就成了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了。1979年出版的《辞海》列专条解释“北大荒”：“北大荒，旧指黑龙江省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和三江平原广大荒芜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已开垦，已建立密山、合江、黑河等垦区。”可见，“北大荒”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定地域名称，它见证了黑龙江农垦事业的发展。以上这三种概括能够从在北大荒博物馆的第一展厅石碑上刻着的作家韩乃寅写的一首小诗得到最好的诠释：

五百年前有人说，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
三百年前有人说，
关东就是北大荒；
一百年前有人说，
黑龙江才是北大荒；
如今人们都说，
黑龙江垦区就是北大荒！

^①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狗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罗孚编、朱正等笺注：《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